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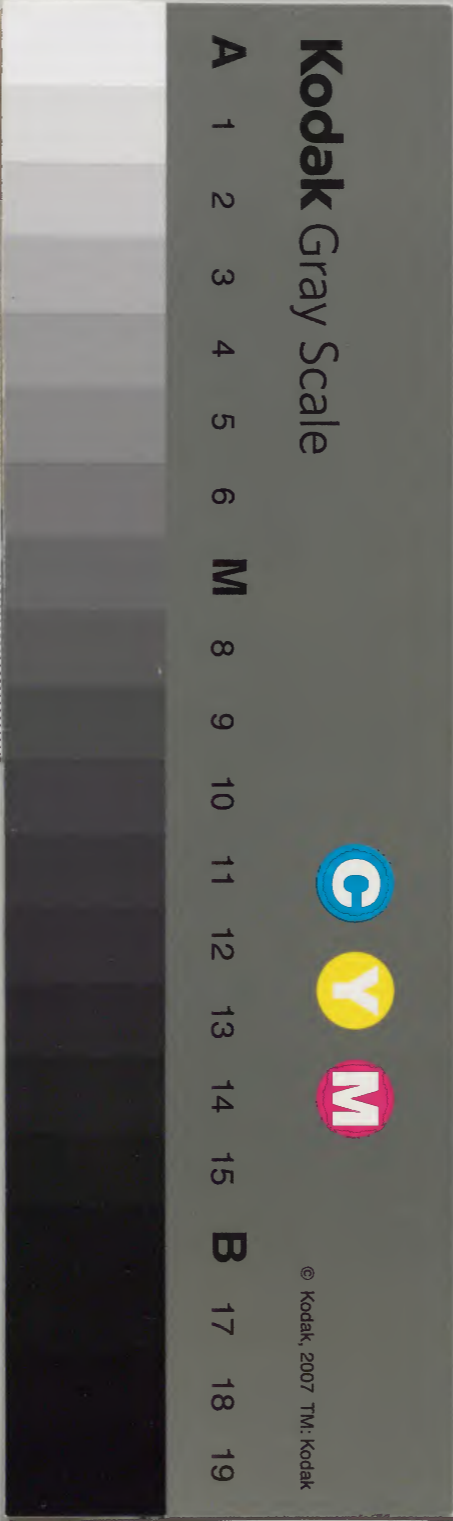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八十之一

內閣文庫		
三四九二	漢書	類
六四	冊	架
一〇	函	架

內閣文庫		
三四九二	漢書	類
六四	冊	架
二四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48)
函號	315	13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淺草文庫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難
治之名而吾之為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為慮
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而也蓋其封域
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
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而
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
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
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
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為異吾嘗困於事之不

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
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
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
主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
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
主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
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
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
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
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歷
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淳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
神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

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
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
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
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
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
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
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
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顧相驚有逃
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
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間是

令下為之感泣復相與携持而歸衆乃具以情白州若部
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
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
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為法於是劉
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
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
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為君子人也後數歲予
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惟一
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
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
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
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為之發舉居積以俟

其費而凡所以完葺立祀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
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明之為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
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之我其為我記之以告其數且學
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三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
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其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
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災
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
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
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
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
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祿利而求溫飽
之云哉亦曰明理以脩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

而已矣羣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為州大曆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正元元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常為泉州支郡而偽刺史董思安者至以松諱輒改號為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

州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屬焉蓋凡漳之所以為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為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于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聽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綱之為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木理往往龜裂且其所書又太煩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為買石延平巖置聽事更為擘窠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為

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字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方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之心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其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泯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

如土木偶人肅然起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閑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爲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朱熹 卷之十 五 郭河

壯節亭記

厚熙已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
屯田外郎劉公凝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
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
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
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其前立
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
之詩人宋驥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
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
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
不壞矣紹熙三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
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榜皆已無復存者

為之惘然太息即日更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為高厚安
以支永久又礎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賴求得舊
榜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旁
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為增葺費而又以予為嘗經始於
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
所為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
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
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
記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
其故君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

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穴然
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
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曹侯為之躊躇
四顧喟然而嘆曰寔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
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遺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
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
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官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
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
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
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
而溝之以合於郡圃壘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
永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

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
是是堂漫漶闕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
及書來屬予記予惟吳寺民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
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曹侯之敏於事而
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
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聞劉氏
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曹侯一以表
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
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曹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
安朱熹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
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
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
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
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
自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
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
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
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
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
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
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

間攝威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
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
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
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
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
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
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
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
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
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
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
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

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
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詵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
多可紀特於此舉充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
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
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陳陵張侯之所爲也光澤於邵
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
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
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
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
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

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
放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十二
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糶
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
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弁入于倉以助民之舉予者如帥司
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
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
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
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
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
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
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夫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

卷之八
陳才卿

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
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
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
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
成也李君於子蓋有講學之舊子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
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
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
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
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夫
義禮智之爲體則億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
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
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
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
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
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
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
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
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
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
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
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

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
明其可嘆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
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
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
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
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
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
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
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桑君
先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為
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
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

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為極摯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
并推近世所以為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
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
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
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合
為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
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
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為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
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
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

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為橫波所蕩擊
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鬪怒騰蹙其險為尤甚故
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
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
而嘿圖之久之勉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
大姓聞之有以饋為連環巨緇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
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
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為唯是為可久遂以
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礧石
為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
比舟七十艘且眠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繫
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

秋季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
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
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為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
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
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
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
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為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
使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
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靖侯熹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
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

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素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素發函三復為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

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素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

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求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鎮求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歛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效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某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冰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壞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緣縣廩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歛以藏一以

熙某年社倉制勅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本末而弁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忘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祕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荆湖南路

安撫司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某來見請問所以爲學之意甚勤與之語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爲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特脩亦多頽圯而禮殿之壞爲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爲之講以所聞幸頗有知鄉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儻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皆本於所謂古人爲己之學

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豪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鞞應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南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群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

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嚮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爲者則既難矣而况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脩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南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慶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

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餽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嚮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

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况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即擬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君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熹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餘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南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

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
與趙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
輸新穀屬爭先視貸籍無命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
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
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
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
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堯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
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
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
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
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繪
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

自行也而况於所謂社會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蓋開之
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
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
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
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
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
蓋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
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
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母爲吾羞足
矣語絕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

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葬白沙石荀之原乃築祠堂察舍以奉丞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畝以給菴費輸王租而斂其遺餘以爲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忘也因爲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數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

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礪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演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

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三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蓋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感

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褒贈故大學錄魏揆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過近侍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後二十年揆之從弟誠之始議摹刻制

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
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
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未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
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慶元元年
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第手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
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
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
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
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

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誥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務
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
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
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
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
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
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
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
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
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
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
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

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
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
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
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
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
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以古人敦學之意而
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
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
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
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
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

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
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
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弁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
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
戊什甕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旣率其屬輸
幣入以首事而帥守奉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
威侯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二邑之長陳君
和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
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
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

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
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予什其
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
便得熙幸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
幸不以爲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
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
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
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
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
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
以總鹿申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
臺以儲之治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廡外爲

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
以其年散歛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
虞咸以德於某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
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
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
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
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
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
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
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
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某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
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

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暇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

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大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誠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

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
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
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戒明之賢亦其意氣
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
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
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
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
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
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
入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
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
嘗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

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
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
六月甲申具官封賜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觀舊題歎前脩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

周戶曹之妹錫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為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蒲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踏遍江南春寺苔野雲蹤跡去還來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祝融峯似在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明月又重圓明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繼碧雲聞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

熹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又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為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温厚靚深其得失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兩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正字赴館俱職閣老新我豸角一冠劉去父自秘留取幽人

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

以語胡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

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

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

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

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魏公為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猎身利害之途馳驚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

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洽宇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宋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頽廢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邸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乾茵承贖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

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辨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承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吊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脩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同增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者冲退然自守深可嘉尚德門積善久矣如昆仲出則奮其才力建立事功居者進脩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鄉鄰亦預榮焉衰老觀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安國再啓湖湘旱饑之後民間窘迫而供饋頻繁西諒亦爾然教令既孚吏民信服不晚必有除擢矣寅在桐江幸亦粗遣然歸養之意甚濃謾恐知之憲姪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國再啓

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

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

其畧如此

屏山劉珥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祕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祕閣守臨川兄侍郎公守溫陵弟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徧及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甥者即平甫外舅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珥所編次已定可繕寫

先生啓手足時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
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
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
始克成書無大謬謬以門墻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
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
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
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
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既爲允溪大夫石子重記其脩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
焉時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
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

遂弁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
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徒於文者不能有所
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
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
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
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
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
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
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
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

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設不可勝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來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

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
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
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
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
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
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
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後
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
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
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
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
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
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
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
之晦菴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
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
今陽夏趙侯刻真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
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
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
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
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予竹溪詩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

月謎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以上並從本而增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六章釋誠意從本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齊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本序次有倫義理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說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

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明道之體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所知也君子之道鬼神不能窺之此所以明其費而隱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不能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二十一章語勢未終疑亦脫傳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四章又言天道而人道之別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二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

三十二章承上章而人道之別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二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

意明之妙以終一篇之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已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

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
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安來客崇
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及
諱議大夫無恙時爲子壻建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
道語疊疊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
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
所傳止此蓋嘗以其手藁屬景迂臯公補之而晁謝不暇
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
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爲恨近得泉州李思侍郎所
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爲世果自有

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
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象文象
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
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偽書而尚
不識其體制固爲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
遂至於偏真也耶間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
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尤爲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
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
論說徒知以凶吉臧否平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
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
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爲不妄嘗欲
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

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是時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騰溫公手摹適至而興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為真與偽也時又嘗問炳文或謂永記聞非溫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溫公日錄月別為卷面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他人之所得為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

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虜入洛時從溫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群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大師家也群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畫像及敕誥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既而俯仰嘆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師之言不使吾屬披倡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為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大師家又揭榜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聞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

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
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
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
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
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
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
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
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
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
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絕於聖賢之意然其爲
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
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宇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

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
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
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
脚印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
足深議但當補其謬妄之實而拈擊之耳博熙丁酉冬十
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
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婿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
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
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
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

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庶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一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火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書必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

吾病發有年乃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則哉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間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脞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

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水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

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益益也。因讀李君說書此。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
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
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
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
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
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
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舍
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
以相因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
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端
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
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
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
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又存哉嗚呼其亦可
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
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
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
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
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
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作

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新娟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營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甯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熹實為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

汝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騫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雖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聖之所以傳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

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懷累年乃得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強名也欲如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鄉專官春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至字之爲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專嘗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

君黃中言之與專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
之失而發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
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一
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
己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卧病鉛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
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
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
人爲己之學而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
獨以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
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罕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書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
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問於士友之間
皆言趙侯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
其至又知其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爲之也嗚呼其亦可謂
孝矣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立於
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爲者無疑也因亦
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彥遠行實名善熹子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爲人以其爲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
寬薄夫敷而世或弱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
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

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豈亦候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抑以是爲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爲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熹愚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倦倦之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濇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

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之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藥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

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已亥凡
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
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
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
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
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
興懷慨然求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
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
有老栢焉焚斫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
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
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栢
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

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
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
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
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
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
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
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
淳熙已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叙古千文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

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
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
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
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
刻真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已亥八月
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為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
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
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
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
病其民云淳熙已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繫脩然出塵去粗朝夕急
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葺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
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
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
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知亡急舊日詩書卻
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
以脩己治人為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為空言者今頌二公

之詩可見當日衆賢注心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疆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爲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誠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誠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

林向氏刻真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書堂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爲人今得鄧生緬所携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歎夫居士之爲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歎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姿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後既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

已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為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眾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宋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輔曾孫家凌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略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且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徒為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為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太室中峯詩畫

觀此卷二室諸峯誦陶翁送羊長史詩為之慨然掩卷太息至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又矣後細考之程
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
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
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
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
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
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勲業銷倚樓者鏡之懷窈窕崎嶇增尋壑經立之趣
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
平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

庚子至前一夕六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爲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賁以書譏之
曰富者出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優
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三萬三
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
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
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
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九等最下蕪本丁租
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蹙故今爲口賦法以
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預有餘補
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

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曆中卒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時田制墮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為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并租庸與雜徭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漢書為劉子初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

四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啟發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為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遊戲翰墨乃能為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為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
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為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
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得去
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
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庠帖

予來南康聞蘇聘君嘗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
存者永懷高風不勝慨嘆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
深遐想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為寫此及遠遊秋夜等篇
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為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闕

絕無疏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
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為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
翁書

跋金谿陸王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
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
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
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
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
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
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
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為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為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

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陝弁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珩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

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吊正獻公四事

右申國吊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吊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豪髮之間亦不欲其必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

之莫府趙君考能將摸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屬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

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德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

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微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松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順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濂溪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

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其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

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